

《唐忠义王叶护碑记》考述

李健彪（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博士生）

摘要：西安营里寺内的《唐忠义王叶护碑记》记录了回纥太子叶护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史实，对于研究唐王朝与回纥的关系、叶护所率将士定居中原、回族的形成及其心理认同等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叶护碑 安史之乱 回纥与唐朝的关系 回族心理认同



图1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为平定安史之乱，唐王朝曾大量向西域借兵，其中回纥太子叶护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功勋卓著，各种官方史料典籍中多有详细的记载，但在已知的民间碑文里却一直未发现这方面的记载。近日，笔者有幸在西安的一座清真寺里发现了一块碑文，这对研究唐王朝与回纥的关系、回族的形成及其心理认同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

在西安西大街回民聚居区的小学习巷内，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人们称之为“营里寺”（图1）。该寺现在占地3023平方米，在西安是一座面积比较小的清真寺。在这座外教人较少知道的清真寺里，有一块清道光元年所立的叶护碑更是鲜为人知，未见有学者提及，但这块碑对于研究唐王朝与回纥的关系、叶护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史实和叶护所率将士定居中原、回族的形成及其心理认同等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本文所说的叶护碑名为《唐忠义王叶护碑记》，藏于西安清真营里寺内（图2）。据当地回民口碑相传，元代来长安的穆斯林官兵（一说清朝军队中的穆斯林）曾在此驻扎，并建有清真寺，简称“营里寺”，取“兵营”之意。在营里寺内的牌匾和石牌坊上，均有“乾隆岁次甲午菊月谷旦”等字样，可知该寺至少在清乾隆时就有。在清光绪十九年十月中浣舆图馆测绘的《清西安府图》上，准确标明了清真营里寺的位置，而其他与之规模和年代相当甚至更大更早的清真寺却未在地图上标出，可见该寺在当时的影响和知名度。该寺门座西向东，一进院内有南北厅，为讲经堂和阿文小学，过连三门进入二院，内有南北厢房，为教长室和沐浴室。西端是面阔三间的礼拜大殿，殿前有卷棚三间。此叶护碑就镶嵌在寺内连三门南边的花墙上，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基金资助

碑面朝西（图3）。

叶护碑的石质为黑色青石，石碑为一长方形，碑横长约140厘米，竖高（宽）36厘米。内文横长约126厘米，竖高（宽）约24.5厘米。碑文共划有9块，每块横长12.5厘米，高24.5厘米，横排，由右向左，每块之间空一行，每块文字书写6行，犹如古书的9页雕刻于一块石板之上（图4）。字为正楷，刻工端正、秀丽，繁体，个别为异体字，字迹清楚。每字所占方框长约2厘米、高约1.8厘米，字体大小约1.4厘米。字为竖排，自上而下由右向左书写，每竖排14个字，共58行（包括中间空行8行），664字。经句读后碑文内容如下：

唐忠义王叶护碑记

古者圣人之制祀典也，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有所私也。诚以功烈之在人者，不可没耳。夫士君子勤劳王事，或功在一方，利及一邑，降而至于匹夫，慕义排难解纷，济急拯厄，后之人过其里居，睹其坟墓，犹且歔歔，凭吊感叹不忘，而况能急功勤王，转既危之社稷，救垂败之国家者哉！故唐忠义王叶护者，回纥怀仁可汗之子也。太子何以称叶护？西域方言谓太子为叶护也。考唐天宝末安史叛乱，乘舆播迁，两京覆没，当是时，虽才智兼备如郭汾阳，勇略超群如李临淮，而一木不能支大厦。盖唐室之不危者几如发矣。天宝十五载九月，肃宗遣使征兵，回纥可汗先遣兵入援。及至德二载九月，复遣叶护将精骑四千驰至凤翔，时广平王俶将朔方等军见叶护，大喜，结为兄弟，并至长安，阵于香积寺北，泮水之东，与李嗣业合谋，前后夹击，斩首六万，贼众大溃，遂复西京。冬十月，再奉广平王之约，遇贼于新店，贼倚山而阵，叶护自南山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大溃，遂与官军合击，余党败走，东京亦复。呜呼！叶护以藩国世子，奉严亲之命，急天朝之难，奋不顾身，恢复两京，以视担人之爵，食人之禄，坐视君父之难，而徘徊观望，不一为救者为何如哉！宜肃宗赐宴于宣政殿，褒封为忠义王，而

酬庸于无已也。今其墓在长安城南五里许，人皆呼为叶护塚，而年湮代远，鲜知其实，樵夫牧竖或过而践之，余心恻焉。窃以为若忠义王者，亦可谓能御大灾、捍大患者矣，顾可令其湮没而不彰乎？因为置田以奉其祀，又为揭其事实，立石碑林，以垂永久，且以见吾教之得世居中华，安居乐业，今又幸生圣世，教养兼施，被泽无穷者，皆吾忠义王之所贻也，是为记，而系以铭曰：可汗宗子，唐代奇英，勤王助战，恢复两京。地维能绾，天柱不倾，忠魂义魄，永奠佳城，秦川照耀，星斗争明。

广东兴宁县典史里人马振蕃撰文
知陕西南郑县事湘南黄德观书丹
道光元年岁次辛巳嘉平月吉旦

二

由以上碑文可知，这是一块追忆唐忠义王、回纥太子叶护参与平定安史之乱、歌颂叶护丰功伟绩、祭祀叶护的碑文。



图2

1、关于叶护。“叶护”这一称呼《旧唐书》、《北史》等文献中均出现过。《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突厥下》条曰：“其官有叶护，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室为之。”《北史·突厥传》曰：“大官有叶护，次设，次特勒，次俟利发，次吐屯发，次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韩儒林先生在《突厥官号研究》一文中认为：“叶护一名，来源甚古。匈奴、大月氏、乌孙之属，皆曾用之。”“叶护乃一部族中之分部部长也。”^[1]《辞海》称：“叶护：突厥最高官名。世系。”^[2]互联网《汉典》的解释笔者以为更为全面和通俗：“叶护：突厥官名。其职位仅次于可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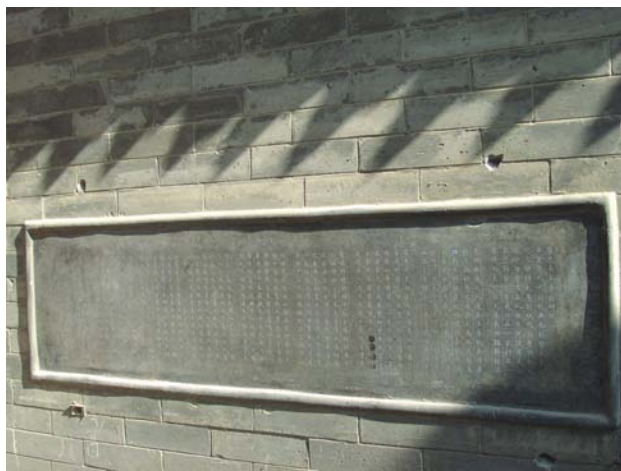


图3

为一个大部族中的分部部长，相当于唐代的大都督。常以可汗的子弟或宗族中的强者为之。属世袭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条载：“回纥遣其太子叶护领其将帝德等兵马四千余众，助国讨逆，肃宗赐宴甚厚。”《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载：“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由此可见，碑文中所说的“唐忠义王叶护者，回纥怀仁可汗之子也。太子何以称叶护？西域方言谓太子为叶护也”等句皆与史料典籍相符。但需要说明的是，唐代回纥汗国的创立者怀仁可汗（名骨力裴罗）死于747年（天宝六年），^[3]而叶护进入中原是在757年（至德二年），当时正值怀仁可汗之子磨延啜继位（在位期

为747—759年），号葛勒可汗。派叶护平定安史之乱者只能是葛勒可汗磨延啜。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上《回鹘上》条为证：“裴罗死，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肃宗即位，使者来请助讨禄山……及太子叶护身将四千骑来，惟所命。”《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注解道：“叶护太子：唐代回纥汗国太子。药罗葛氏。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磨延啜长子。唐至德二年（757），率精骑四千援唐平安史之乱，肃宗宴接厚赐，与广平王结为兄弟，配合唐军先后收复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因拜功司空，封忠义王，年赠绢二万匹。”^[4]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增订本）也明确说：“葛勒可汗派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率领4000多精兵至凤翔。”^[5]刘美崧先生在《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中也认为：“回纥葛勒可汗派太子叶护四千骑助唐讨安禄山之乱。”^[6]但林干先生在其专著《突厥与回纥史》中却认为叶护是“葛勒可汗兄弟”。^[7]刘美崧先生认为，人们之所以将怀仁可汗与葛勒可汗相混事出有因，因为在《旧唐书回纥传》中未记载怀仁可汗之卒年与葛勒可汗立位之年，“且将二人混为一谈”。^[8]笔者以为这也许是上述碑文和《资治通鉴》中个别句子将怀仁可汗与葛勒可汗相混的原因。参考《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条载：“回纥毗伽阙可汗（即葛勒可汗——笔者）死。长子叶护先被杀，乃立其少子登里可汗（即次子移地健，又称牟羽可汗——笔者）。”《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也载：“回纥毗伽阙可汗卒，长子叶护先遇杀，国人立其少子，是为登里可汗。”由于林干先生的观点与上面所引的《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述相矛盾，所以本文采用了王钟翰、刘美崧等人的观点，认为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叶护只能是葛勒可汗的太子（长子）。

2、关于立碑人和立碑时间。碑文中明确说“广东兴宁县典史里人马振蕃撰文”，由此可知立碑人马振蕃当时为“广东兴宁县典史”。查有关资料得知，典史是一小官，始设于元朝，明清两代均设于州县，隶属于县令，主管缉捕、刑狱，属于未

入流(九品之下)的文职外官,如无县丞、主簿,则典史兼领其职。马振蕃自称为“里人”,这里的“里”与目前西安回民自称的聚居区“坊”同为一个意思,即隋唐时期长安城里的居民小区称为“坊”或者“里”。^[9]这里的“里人”可以理解为目前西安回民说的“坊上人”。由碑文后的署名可知,该碑文书法出自湖南人黄德观之手,黄德观还曾任陕西邠州知州,此时任“南郑县事”,为当时的书坛高手。立碑的道光元年为1821年。

3、关于此碑的历史疑点。碑文中称:叶护“墓在长安城南五里许,人皆呼为叶护塚,而年湮代远,鲜知其实”。今天在西安城南五里许,确实有“叶护塚”这样的地名。此地在历史上应为回族村,马长寿先生主编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记录》中,就有一回民的口碑史料认为清末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为西安“叶护塚人”。回民起义后,此地已为汉族村,目前的西安地图上标为“野狐庄”。在西安回民口口相传的口碑史料中,此为叶护的墓地。可见碑文所述符合西安回族民间口述历史。但历史上叶护的墓地到底在哪里?正史里并没有说明。《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载:收复两京后,“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于沙苑,自归取马,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上赐而遣之。”《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又载:“回纥毗伽阙可汗卒,长子叶护先遇杀,国人立其少子,是为登里可汗。”《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说:“回纥英义可汗(?——780):即登里可汗,英武可汗子,因太子叶护被杀得继父位。”^[10]《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也称,叶护“后罹罪被其父杀”。^[11]由此可见,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后,叶护只是将其兵留在了陕西关中的沙苑,自己则“自归取马”。叶护返回漠北后,史书并没有记载他又回到关中,估计是回纥内部发生了内乱,“后罹罪被其父杀”,可汗的位子才由其弟移地健继承(即牟羽可汗)。由此可以推断,叶护的埋葬地很可能不在西安城南,城南的“叶护塚”估计为后人纪念叶护的衣冠塚。

4、关于立碑人的认同和攀附心理。既然我们

初步判断此“叶护塚”为叶护的衣冠塚,那么又是什么人为叶护在此建衣冠塚呢?从常理上讲,最有可能在此建衣冠塚的是叶护当年那些留在长安的将士(也不排除唐朝廷,因为后来的代宗李俶曾与叶护在安史之乱时结为兄弟)。从叶护塚流传至今的情况和以上碑文的内容来看,笔者以为真正能记住叶护塚的恐怕还是叶护当年的将士的后代,更何况这种对叶护推崇的传统在回族民众中由来已久,回族与回纥之间的渊源令人深思。根据顾炎武、白寿彝、杨志玖、岑仲勉、勉维霖等众多前辈学者的研究,^[12]“回回”一词为“回纥”的音译。当时留在陕西沙苑的回纥官兵,估计有相当一部分后来融入回族,所以西安回族的民间传说里,几乎都将叶护攀附为回回民族最早进入中原的英雄(实际上当时位于漠北的回纥信奉的还是萨满教)。碑文中的“幸生圣世,教养兼施,被泽无穷者,皆吾忠义王之所贍也”等句,则可看出立碑人对叶护的崇敬、感激之情,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该地回族民众的民族心理。整个碑文对叶护的丰功伟绩大加褒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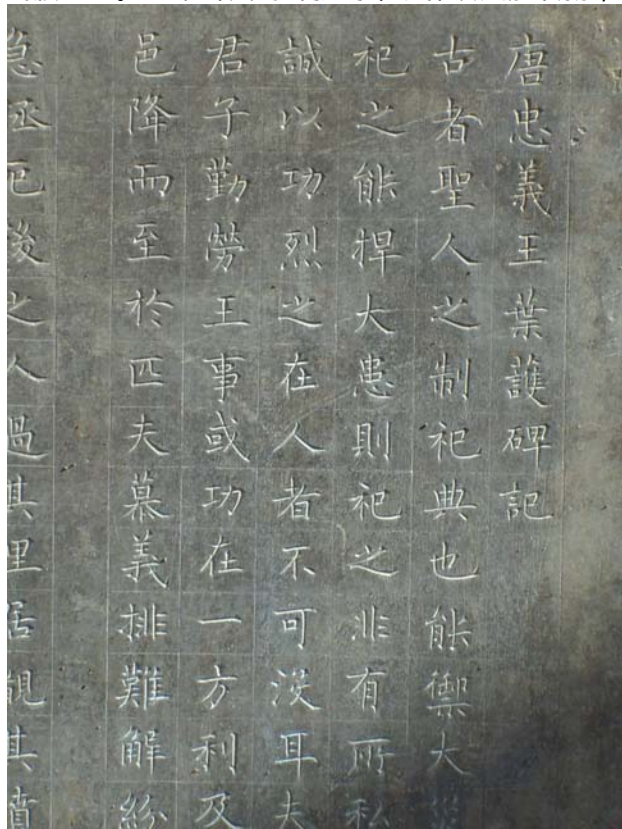


图4

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而对正史中关于“广平王俶入东京。回纥意犹未尽，俶患之。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13]等有害于回纥形象的话却只字不提，看不到杜甫诗歌《留花门》中对回纥兵留沙苑的忧虑，更没有汉族学者对借兵平叛负面作用的过分强调，而是极力讴歌叶护的功绩：“可汗宗子，唐代奇英，勤王助战，恢复两京。地维能缩，天柱不倾，忠魂义魄，永奠佳城，秦川照耀，星斗争明。”不难窥见回族民众从心理上对叶护的认同。尤其是“置田以奉其祀，又为揭其事实，立石碑林，以垂永久”等句，可见对叶护的追念在当时已确定为一种需要每年祭祀（过也帖）的民族礼俗。笔者以为此碑对研究回族的族源和“回回”一词的来源很有意义。

三

碑文从始至终大段议论叶护的历史功绩，并用相当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了叶护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史实，而这些事实也恰好证明了回纥骑兵的善战和与唐朝的良好关系：“天宝十五载九月，肃宗遣使征兵，回纥可汗先遣兵入援。及至德二载九月，复遣叶护将精骑四千驰至凤翔，时广平王俶将朔方等军见叶护，大喜，结为兄弟，并至长安，阵于香积寺北，泮水之东，与李嗣业合谋，前后夹击，斩首六万，贼众大溃，遂复西京。冬十月，再奉广平王之约，遇贼于新店，贼倚山而阵，叶护自南山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大溃，遂与官军合击，余党败走，东京亦复。”

天宝（742—755）年间，唐朝从开元盛世急剧跌落，发生了动摇根基的安史之乱。回纥则于744年创建汗国，开始了朝气蓬勃的上升阶段。据史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部15万，号称20万，以讨杨贵妃堂兄宰相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第二年六月，即攻占长安。唐玄宗逃往四川避难。七月，唐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九月，唐肃宗派人出使回纥请兵援助。十一月，回纥葛勒可汗派葛罗支领兵入中原助唐平乱。十二月，回纥骑兵与唐兵部尚书郭子仪所部朔方军会合，在榆林河北杀敌3万，

俘虏1万。^[14]

至德二载（757年）九月，“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上引见叶护，宴劳赐赆，惟其所欲。丁亥，元帅广平王俶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发凤翔。俶见叶护约为兄弟，叶护大喜，谓俶为兄。回纥至扶风，郭子仪留宴三日。叶护曰：‘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焉！’宴毕，即行。”^[15]这种以国家社稷为重的精神，令众人很是钦佩。

史书记载，李俶所率大军“至长安西，陈于香积寺北泮水之东。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贼伏精骑于陈东，欲袭官军之后，侦者知之，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就袭之，剪灭殆尽，贼由是气索。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阵后，与大军夹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添沟堑死者甚众，贼遂大溃。”^[16]西京长安收复。十月，李俶率大军至曲沃（今河南灵宝东北）。敌军15万“贼依山而陈”^[17]，郭子仪等初战不利。“贼逐之下山。回纥自南山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警顾曰：‘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之，贼大败，僵尸蔽野。”^[18]东都洛阳收复。因“回纥叶护王子率兵入助，勇冠诸蕃”，^[19]20天内连续收复东、西两京，功勋显赫，肃帝封“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岁遗回纥绢二万匹。”^[20]

在叶护的鼎力协助下，唐军虽然收复了东西两京，但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依然叛乱不止，不久，洛阳又陷落。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继位后命大将仆固怀恩再次向回纥借兵。后来“怀恩和回纥左杀为先锋，收复东都洛阳。怀恩之子仆固瑒率领回纥骑兵追击史朝义，蹀血二千里。763年（广德元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走投无路，自杀。至此，长达7年多的安史之乱终于最后平息。”^[21]

面对回纥先后三次应邀派大军助唐平叛，对唐有社稷再造之功，作为回报，唐朝对回纥大加赏赐，唐朝大理卿刘元鼎曾感慨道：“回纥于国家有救难之勋，而又不曾侵夺分寸土地，岂得不厚

乎！”^[22]并进行互市，规定以唐绢买回纥马，开始了双方间的绢马贸易。

由于回纥有助唐平乱之功，唐皇室和“回鹘累代姻亲”。^[23]和亲始于安史之乱，首先由回纥公主嫁给唐朝宗室。随后唐朝共有数位公主和亲回纥，包括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崇徽公主、咸安公主等。其中758年宁国公主出嫁葛勒可汗磨延啜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皇帝嫁亲女给边疆民族首领的第一次，体现了双方的独特关系。^[24]回纥可汗顿莫贺曾向唐朝上表说：“今为子婿，半子也。”^[25]821年，唐穆宗李恒封第十妹为太和公主，再嫁回纥崇德可汗。^[26]回纥与唐和亲，促进了回纥与唐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在兄弟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良好的甥舅关系与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不无关系。后来回纥还在唐王朝的支持下，联合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共同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一度重开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切断的东西陆路交通。由此可见，叶护平定安史之乱的史实，在回纥与唐朝的关系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清道光元年的《唐忠义王叶护碑记》无疑对研究安史之乱、回纥与唐朝的关系、回族族源和民族心理有着重要的价值。

注释：

- [1] 韩儒林：《突厥官号研究》，载《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册，林干编，中华书局，1987年7月。
- [2] 《辞海》1965年新编本，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9年2月。
- [3] 据《唐会要》卷九八和《册府元龟》卷九六七。《资

治通鉴》认为裴罗死与子磨延啜立均在天宝四载（745年），但学术界参阅大量史料认为，747年更为准确可信。参见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6月，第35页。

- [4] [11]高文德主编《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5月第一版，第113页。
- [5] [21]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三版，第358页。
- [6] [8]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6月，第37页。第45页。
- [7] 林干：《突厥与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64页。
- [9] 参阅《古都西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主编朱士光、副主编吴宏岐，西安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93页。
- [10] 《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上册，主编黄慧贤，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5月，第449页。
- [12] 参阅《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林干编，中华书局，1987年7月。
- [13] [15][16][17][18][20]《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41—7046页。中华书局，1976年，下同。
- [14]《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07页。
- [19]《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条，第267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下同。
- [22]《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条，第5199页。
- [23]《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上》条，第6118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下同。
- [24]《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条，第5198页。
- [25]《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上》条，第6115、6116页。
- [26]《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条，第5210页。